

三國志

蜀

冊七



蜀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杜微 張裕 周羣 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

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櫛髻閉門不

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

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舉而致

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

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

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

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

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置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爲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
 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
 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
 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
 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
 災纔見一氣卽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
 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
 爲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爲
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
星孛于鶉尾荆州分野羣以爲荆州牧將死而失土
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專據荆州七年十二月星孛于
五諸侯羣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
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韓遂逃于
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
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年
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
 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

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

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裕字南和諫先主曰

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

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

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

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

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

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

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

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

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

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

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

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
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
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
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
術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爲議曹
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
常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
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
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
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
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
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

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
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
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
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
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
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
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
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
漢靈帝名二子曰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
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
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
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
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

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己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尙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擿

擿虛晚反

其矜己妬彼乃至於此先主

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為二子之容傲其訟

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

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

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子勛傳其業復為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續漢書云郁中

常侍孟靈帝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

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

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

敏爭此二義光常饒饒詭音奴交反詭詭音休先

主定益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

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

秋大赦光於眾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

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

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

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

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

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

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踖蹻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

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

所回避為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華陽國志曰承字

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

光之右蓋以此也傅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

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

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為蜀督軍蜀破遷

還洛陽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

拜議郎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
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

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
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
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宵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
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
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
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
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倣
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
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官
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

空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眾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漢末大亂敏

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

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爲璋賓客涉獵書籍善
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
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爲家令後主踐阼爲
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
坐事去職亮集有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
我何故如是敏羣先帝以新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
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
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忍
拒也後主卽位吾聞於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
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
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亮卒

後還成都爲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爲光祿大夫復坐
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
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者
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
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

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眾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宋仲子後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太

子宗傳其業為博士

宋仲子後魏魏諷謀反伏誅魏太

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穢知其與亂韓

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羅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尙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爲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尙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尙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

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
 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
 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
 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
 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
 周為勸學從事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
 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
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
 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
 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
 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
 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
 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
 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

情恣欲怠於爲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
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遂務理寃獄節
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
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
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
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繼負而至者不可
勝數故能以弱爲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
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
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卽時還車及征隗囂
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
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
臨潁川賊必卽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
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

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
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
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
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
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
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
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
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
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
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
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徙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
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尙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
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

國大並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
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
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
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
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
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
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
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
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
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
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
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劔鞭馬而取天下乎
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

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
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
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
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
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
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
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
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
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從橫出入無間衝波截
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
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
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
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

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

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爲之圖

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
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
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
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
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
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孫綽評曰謙周說後主降

魏可乎曰自為天子而乞降請命何取之深乎夫為
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
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死可謂苟存大
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
死位况禮希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
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君理有
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
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
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
鎮夜郎蜀土險狹江山峻隔絕白帝霍弋以強卒
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山峻隔絕白帝霍弋以強卒
姜廖五將自保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

無所而慮於必亡邪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

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

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勿勿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

能復為之至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

齊荆越之敗或曰天覆主滅或魚鱗鳥竄終能建功立

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立

紱周實驚臣方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

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

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

典午忽兮月西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西者謂八

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少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

刺史費禕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為大將軍東
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為別駕從事舉
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
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
才同之齊民為劇用又諸葛亮蜀之琬費禕等子孫流徙
中畿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事

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
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咸寧末卒立章奏詩賦論
十誦凡數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

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

功而封求還爵士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為本郡中正

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

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

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

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為散騎

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

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會朝見若國

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

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

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

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

諸前哲丹青是圖嗟
爾來葉鑿茲顯模
周
三子熙賢同
少子同頗好周

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

不就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不晉交陽秋曰秀性清靜

豫絕入事從兄弟及諸親里不與相見州郡辟命皆不及

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及

應常冠鹿皮躬耕田藪永虧則高安之西標顯道喪時

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安之西標顯道喪時

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

有秉心矯迹以惇在三之節是淵以振玄邈之風亦

重斯軌常所以篤有俗訓民靜州丘墟三伏惟大晉應符御

世運無常所以篤有俗訓民靜州丘墟三伏惟大晉應符御

響於中息白駒無聞於空谷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

之於中息白駒無聞於空谷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

雅

逸

西

巴

道

無

道

幽

谷

無

道

無

道

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
徵足以鎮靜類風軌訓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及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
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
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
刺史爲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
爲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
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
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祕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性
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
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
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
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爲皓所愛亦不
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

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
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
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
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
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蹟索
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
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
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
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
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
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
質兼覽博闕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
命幹茲奧祕躋躋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

出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

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殮

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

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蓋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

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

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

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

既美且豔管闕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

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

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

己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為吾子論而釋之昔

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

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

是從橫雲起徂詐如星奇邪蠱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額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

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醞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
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
之迹粲乎亶亶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
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
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冲質不永桓靈
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
橫者歛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
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
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禡祭幾皇道以輔真雖
跲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
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
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
季之治也鷹揚鷲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

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
而不遑豈暇脩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
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
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己彼平仲之和羹亦進
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適人之有采於
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
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
分退守己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
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
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
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
軒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
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

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
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爲之斲浮魴臻不
爲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爲商時陽盱請而
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

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請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

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

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

一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

是剪其髮灑其爪自以爲犧牲用行止有道啓塞有

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

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

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

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躔叔躬之優游美疎氏之遐

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
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
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

思於殊形

淮南子有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良馬者可以

其容若此馬者絕塵却轍之若滅若才也告以

良馬而不可告堙此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與共

公穆公曰使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於沙

穆公曰悅召伯樂而問之曰何馬敗矣子知之伯樂求馬者

息曰一觀者乎是乃所以精而忘其龕在內而忘若

其外見其所見而相不見其精而忘其龕在內而忘若

下之馬也淮南子蓋九方伯觀其精秦牙葛青所相薛

燭察寶以飛譽聞於天下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薛

召燭問之皆非也又寶劍五請以示燭曰觀其豪曹燭闕

如列宿之行觀其光謂純如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文

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出錫若邪薛

下之溪澗而出銅雨之精悉其伎巧一鼓曰純下觀曰湛

死盧今赤董之山金珠玉合若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
 都二駿馬千匹千戶之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子曰瓠
 魚聽之又曰瓠梁不可為歌也齊隸拊髀以濟文曰按此
 謂也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濟其厄楚客潛
 者以保荆善為偷者往楚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有
 寇以保荆善為偷者往楚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有
 也願以技備左右諫曰偷者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
 見而禮之左右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
 將此非當之卒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願為君行之
 齊師愈強於是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願為君行之
 君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願為君行之
 使事歸曰又復往取枕薪者又得將軍之帳而獻之願為君行之
 取事歸曰又復往取枕薪者又得將軍之帳而獻之願為君行之
 謀曰發日又使歸之恐取吾頭矣即駭將軍與去吏雍
 門援琴而挾說曰桓譚新論琴亦雍門周以悲乎對曰臣
 之所不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令貧擯壓窮巷
 不交四鄰不若若身材高妙懷寶抱真逢讒罹劫絕國
 而不得信不若若幼無父而結壯無妻兒出生離遠赴絕國
 無相見期不若若幼無父而結壯無妻兒出生離遠赴絕國

入用掘坎為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也但聞

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今足下居則廣廈

高堂連闥不悽惻而涕泣者風倡優在前詔諛侍側

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之淵野游則登平水戲則廣

龍舟建羽旗鼓鈎乎不測置酒娛樂沈醉歸方

此強弩視下地會不若一猛獸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

常悲也孟嘗君曰固泰然雍門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

帝夫以下秦楚之無疆而報弱薛猶磨斧而伐朝菌也秦

有識之士莫不為宗廟必不食高臺既已傾曲池

退已平墳墓生荆棘君之尊貴亦猶若乎於孟

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乎於孟

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成曲孟嘗君遂歎而

之曰先王生鼓琴也文韓哀乘轡而馳名韓哀作御王曰

立若亡國之鼓琴也文韓哀乘轡而馳名韓哀作御王曰

韓哀主得賢臣願曰及至駕齧膝參乘旦王良執鞞

追奔逐遺風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士竦身於雲清入淮南子曰盧敖翔乎玄闕若

深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邀乎碑下盧敖俯
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邀乎碑下盧敖俯
而視之方卷龜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
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
而好游長子不喻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闕
夫乎於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比夫乎日
嘻乎陰陽之所行四時之遠至此此猶比夫乎日
列星與也若我東南遊乎罔之野北息于沉墨之
猶突與也若我東南遊乎罔之野北息于沉墨之
西窮冥冥之若我東南遊乎罔之野北息于沉墨之
一聽焉無聞視焉則未之能外猶有沈沈之汜其
語窮觀豈不可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身遂入雲中
之窮觀豈不可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身遂入雲中
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也猶黃鵠之
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爲遠亦悲哉
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己而自寧景耀六年
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
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
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
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

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
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
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
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
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羣
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
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
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郤正
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
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

張璠以為譙周所陳
降魏之策蓋素料劉
禪懦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
算然於殉鄙取或發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斯

須之意者此亦
夷滅之禍云

蜀志卷十二

蜀志卷十二考證

杜微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勤元本作勸

許慈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何焯曰大長秋掌

奉宣中宮命西京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今皆

不用通經之士爲之則可以修周官內宰之職且仁

篤通大經四小經三卽在中土亦烏可無述耶

孟光漢太尉孟郁之族○郁後漢書靈帝紀作餽

光解正慎宜不爲放談○宜疑作密

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儲君監本訛

諸君今改正

尹默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

○臣浩按後漢書云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

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

父業爲之訓詁與范升爭立左氏學據此則此云

陳元方多方字疑爲傳寫之訛也

譙周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邨衆以弱斃彊○

蜀周人宋本作周文

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當秦宋本作及秦
至冬卒注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臣清
植按周雖勸降然不仕魏晉至臨終所囑又如此
則其勸降也蓋度殉國之義非後主所辦故姑以
此為全君計耳視夫誤其君以榮其身者則有間
矣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何焯曰元彥之去承祚
遠矣此十字疑皆裴注之文臣龍官按上文既云
周三子熙賢同此又云周長子熙于文義似贅其
為裴注無疑

郤正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彼圖冊府作
披圖

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紕○粥元本作傲
楚客潛寇以保荆注偷卽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
之子發○元修本作解齊將軍之幃帳多幃字
雍門援琴而挾說注鼓鈞乎不測之淵○鈞宋本作

鈞

若士竦身於雲清注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宋本作至長不喻
又注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沈沈宋本作汰沃
又注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宋本乃止下有
駕止杯治悖若有喪也九字

蜀志卷十二考證

羅漢經卷第十一

又持此經者... 亦經其不...
又持此經者... 亦經其不...
又持此經者... 亦經其不...

卷十一... 亦經其不...

蜀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

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

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

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

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

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

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

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徐衆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

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

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心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

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

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

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

權本謀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

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

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

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

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

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

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

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

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

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

言未便發喪

漢魏春秋曰文帝詔命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

請頒後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

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

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

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

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

輩幾人權答曰不啻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

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蜀記

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

其徵也明年卒諡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

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

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

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

緜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為

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

士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曰習後官至領軍後貢恢於州涉道

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

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緜竹先主嘉之從

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

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

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爲別
駕從事章武元年庾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
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
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
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
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庾降都督使
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庾
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
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
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爲寧州先主薨高定恣睢
於越雋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
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
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給謂南
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
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

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
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絲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

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

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

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闔又降於吳吳遙署闔爲永昌
太守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
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
闔闔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奸
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
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
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
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
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
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
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
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
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

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
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
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
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
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
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
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
相亮南征討闔旣發在道而闔已爲高定部曲所殺
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
域十有餘年雍闔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
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
封陽遷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
侯爲永昌太守

蜀世譜曰呂祥後爲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爲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

諸呂不肯附舉郡固
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
乃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
主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
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尙
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世不乏賢也
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
拜忠牂牁太守郡承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
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
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
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
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康降都督張翼還以忠
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

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
 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閒又越
 舊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疑開復舊郡由此
 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
 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
 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
 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修弟恢恢子義忠為
 人寬濟有度量但該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
 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
 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
 清望踰忠閣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
 威風稱績皆不及忠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

字平南
 郡人也

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閣宇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
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
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
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
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
郃疑其伏兵不往偏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
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旣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
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
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
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
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
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
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

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今入比爾閒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入下自臨之比爾閒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

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
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愷無武將之體
然性狹侵疑爲人自輕以此爲損焉十一年卒子訓
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句反古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
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
張翼廖化並爲

大將軍時入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

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

通壯之節弱冠爲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
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

州召爲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伯位二千石當世
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
漢緜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
將兵討之嶷度其烏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

置酒酒酣疑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
 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
 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疑宿與疎闊乃自舉詣
 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
 此類也拜為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
 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益部者舊傳曰疑受兵
羌疑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疑隨山立
上四五里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石於其
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疑度不可得攻乃使
譯告曉之曰汝汝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
討滅惡類汝等若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
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
無益也者帥得命即出詰疑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
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
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反以馬忠
為督庾降討胄疑復屬焉戰鬪常冠軍首遂斬胄平
南事訖疑內招降得二千入悉傳詰漢中十四年武
營往討疑內招降得二千入悉傳詰漢中十四年武
 都氏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

軍蔣琬深以爲念疑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
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
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
初越嵩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
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
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疑爲越
嵩太守疑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
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疑乃往討生縛其
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爲邑侯種
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疑以
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
反疑誅逢逢妻旄牛王女疑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
徼渠剛猛捷悍爲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

疑實取消息疑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疑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疑以郡郛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榨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疑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疑之到定榨定榨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疑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卽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齎牛酒勞

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
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疑疑厚加賞待遣還旄牛
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
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疑遣
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
悉詣疑疑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
封路爲旄牛昫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疑
撫戎將軍領郡如故疑初見費禕爲大將軍姿性汎
愛待信新附太過疑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
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
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郭修所害吳太傅諸葛恪
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
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

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
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
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
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
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
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
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
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
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竟
以此夷族疑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
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
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偕督率隨疑
朝貢者百餘人疑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

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益部耆舊傳曰

侯霸謂疑曰雖與足下疎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

疑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

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

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疑等因簡之資以

出隴西益部耆舊傳曰疑風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

姜維之出時論以疑初還股疾不能行中由是疑

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

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

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將

後主慨然為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

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疑臨陣隕身然其所殺

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

土越舊民夷聞疑死無不悲泣為疑立廟四時水旱
輒祀之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疑儀貌辭令不能駭
有忠誠之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
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疑孫奔晉

梁州
刺史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
馬忠擾而能毅尚書曰擾馴也致果鄭玄注曰毅王平忠勇而
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蜀志卷十三

蜀志卷十三考證

黃權少爲郡吏○毛本作郡史

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太平御

覽爲幸作焉幸可慕作可纂

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注往者熒惑守心○臣明

楷按宋書天文志云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

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

七日癸酉乃出疑是入太微非守心也

宜速行據險毋令敵得入平地○元本無地字

李恢任郡督郵○任元本作任

馬忠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味宜作味音

味

張嶷而夷徼久自固食○固後漢書作錮

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牟宋本作任

其偕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宋本作其督相率

隨嶷朝貢者百餘人

蜀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蔣琬子斌 斌弟顯 費禕 姜維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

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

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

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

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

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

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

沲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

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頃之爲什邡令先主爲漢中王琬入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旣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

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

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亮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舩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尙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枝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

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
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
至九年卒諡曰恭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
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
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
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掃
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
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
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
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
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旣降鄧
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爲亂兵
所殺斌弟顯爲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

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栖敵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音少孤依族父伯仁伯

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

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

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

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

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

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

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
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
遷庶子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
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
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爲昭信校尉
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衝等才博
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禕
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
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
次所問事條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
答無所遺失

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常

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
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
顧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稱

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值

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

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

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

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禕別傳曰于時軍國

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

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

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

為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

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琬自漢中還涪

之所能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

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

基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

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

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殷基通語曰司馬

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

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

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珍盡此所以稱其任
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爲懿感曹仲附己不一豈爽與
一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大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
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
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
臣爲君深慮之謂乎可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
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于
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琬固讓州職復領益
亦與同戮爲僭濫不當矣琬固讓州職復領益

州刺史

韋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韋別傳曰韋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

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

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韋雖

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

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

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韋開府十六

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脩在坐韋歡飲沈醉爲脩手

刃所害諡曰敬侯子承嗣爲黃門侍郎承弟恭尙公

主

韋別傳曰恭爲尙書郎顯名當世早卒

韋長女配太子璿爲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子傳

曰維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以

父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

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

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

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

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

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

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

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魏略曰天水太

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

驅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界乎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

曰卿諸人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而

等大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

未及遣迎冀中入會亮前鋒為張郃費絲等所破遂

將維等却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

妻于亦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以延

之本此語與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

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

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

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

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

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

遠志不在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

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
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為
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

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
汶山平康夷反維率眾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
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
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
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
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
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漢晉春秋

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丞相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微俸而

十六年春禕

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

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
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
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
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
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
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
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讎而隴已西亦
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
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
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
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
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
于長城維前住芒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

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任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

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

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

曰維惡黃皓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

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勅皓詰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爾六年維表

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

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

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

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

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

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

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

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

降傅僉格鬪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

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魏人義代之蜀記曰蔣舒爲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入會攻樂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出降

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劔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縣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郫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

拔刀斫石

色于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會

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舉坐

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

初不能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會既構鄧艾艾檻

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

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

君之力安歸乎復定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

大此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

愚臣哉利害泛舟絕迹矣我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

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志曰維之所能無煩於老

未盡於此也維曰歡甚華陽國志曰維之所能無煩於老

夫矣由是情好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

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

將軍平蜀而復諸孫盛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初從安西

蜀

志卷十四

九一中華書局聚

焉其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

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衆鮮少維進不

能奮節而乃反之履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冀之會

圖之計而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

以衰弱亦閩哉臣松之以為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

奇舉不亦閩哉臣松之以為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

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與維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

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勢焉敗成兩濟而責維若回兵救內則

出於其後當時之勢焉敗成兩濟而責維若回兵救內則

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敗成兩濟而責維若回兵救內則

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魏將皆死坑魏將以舉大事授

維重兵使為前驅魏將皆死坑魏將以舉大事授

復蜀不為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

之愚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

聞哉

及維維妻子皆伏誅

見世語曰維死時

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

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

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

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

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
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
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
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

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不

謂義敗不死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

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

之儀表斯亦一焉實有魏之書而微自藻潔豈異夫盜

者分財之義而程鄭維階之善也臣松之以爲郤正

本無叛儀表以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略皆云維

以難卻苦正也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

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
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

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

臣松之以為未嘗徇功妄

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

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議其未盡而不著其

事故使覽者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

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

况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干寶曰姜維為蜀相

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

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

不長而懼不

得其所以也

蜀志卷十四

蜀志卷十四 魏延傳 延字文長 南鄭人也 少壯 隨先主 從征 南陽 博望 新野 長坂 諸葛 亮 曰 此 人也 不可 及也

亮曰此人也不可及也 亮曰此人也不可及也 亮曰此人也不可及也

亮曰此人也不可及也 亮曰此人也不可及也 亮曰此人也不可及也

蜀志卷十四考證

費禕由是衆人莫不易觀○太平御覽無人字

魏降人郭修在坐○監本訛作郭循今改正

姜維仕郡上計掾州郡爲從事○州郡疑作州辟

冀亦不入維○毛本維下多等字

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此胡濟又一人非

胡偉度也

維前住芒水○監本誤作亡水楊戲傳誤同皆據鄧

艾傳改正

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監本且誤日今改正

傅僉格鬪而死注蜀命人代之○命宋本作令

吳札鄭僑能喻斯好○鄭僑監本誤鄭有今改正

自稱益州牧以叛注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

○監本誤遠復蜀祚今改正

又注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不會元本作不

集

蜀志卷十四考證

文曰

文曰

文曰

文曰

文曰

文曰

文曰

文曰

文曰

文曰

文曰

文曰

文曰

文曰

文曰

文曰

蜀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常播

衛繼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鄆邸閣督先主出至鄆與語大奇之擢為鄆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

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
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
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
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
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
幼弱國小勢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
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
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
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
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
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
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
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

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

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

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

忠將提抱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

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宏臣松之案漢書禮樂挾

志曰長離前挾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擿藻陰化不盡

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監軍

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

武亭侯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

熙六年就遷為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

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華陽

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

中將死矣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

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

知當

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

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

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

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

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

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益部者舊傳曰浩字叔明治

粲漢中李邵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大將軍鄧騭

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薦隱士閻丘邈等徵

拜廷尉延光三年不安帝順廢太子唯浩與司空年八

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

孝廉不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侍御史漢安元分行舉

行天夫與侍中杜喬等入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

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雋是時大將軍梁冀侵

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於洛

軍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

之委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
 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諛以
 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臣之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
 之害心十五事於左皆內寵方盛冀冀兄弟權重於
 震悚時冀妹為皇后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網會廣
 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網會廣
 尚書張嬰等為衆數萬太人守殺若史為嬰所殺則欲
 賊書以嬰綱為廣陵太守若史為嬰所殺則欲
 何前對太守無往輒兵多請遂單車之官徑詰嬰當得
 所親者十大餘人懼以走欲閉其門外罷遣吏兵留
 相見問綱以本變因示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意誠
 即出見綱綱延置坐上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意誠
 後二千石多非也故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有
 子不為之求福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之故使太守
 罪矣為之求福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之故使太守
 捐父爵以求福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之故使太守
 思以爵祿相榮天子願以刑怒大兵雲合為不福之
 若聞義不祿服天榮天子願以刑怒大兵雲合為不福之
 深計其利害困嬰聞泣曰荒裔愚人及為二千石所侵
 枉不計其利害困嬰聞泣曰荒裔愚人及為二千石所侵
 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相戮耳綱曰位何其然
 乎要之嬰曰苟赦其罪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抱戴
 之齒乎嬰曰苟赦其罪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抱戴
 沒齒乎嬰曰苟赦其罪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抱戴

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
 萬餘人與妻子女面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
 嬰曰諸乞人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
 乃各從其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為吏者隨才任
 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
 當封為冀所遏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
 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
 十六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綱喪至維陽葬訖為
 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
 下詔褒揚除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建安末舉
 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
 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庾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
 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
 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
 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
 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
 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

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
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
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爲尙書
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
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
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
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
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
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
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
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
六年與維咸在劔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
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

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
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
 興初丞相亮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
 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
 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
 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
 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
 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
 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為
 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
 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
 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
 臣松之以為芝以年凋預是不自顧然預芝性驕傲
 之此答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為煩文

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為屈預復東

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
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

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

相賴吳不可無蜀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盛曰

垂神慮又自說年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

也苟在詐力雖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

恃山在詐力雖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

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羣述營輔車之謀而光

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疆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

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疆弱之心難哉

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諂哉

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

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

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

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

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

名淳襄陽人也爲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

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
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
先主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
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
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
衆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
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
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咸

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

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為

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

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辟為屬主簿

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

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

貳來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
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
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
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
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
雖簡情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
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
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
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
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
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尙
書督來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

戲同縣後進
有李密者字

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
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

人	渥	矜	苦	伏	病	催	臣	除	供	前	常	應	兄	疾	四	書	太	欲	善	何	臣	主	辟	日
命	豈	名	特	惟	日	臣	具	臣	養	太	在	門	弟	病	歲	曰	子	與	蜀	以	沈	問	從	夜
危	敢	節	為	聖	篤	上	表	洗	無	守	牀	五	門	九	舅	臣	徵	相	平	為	論	蜀	事	機
淺	盤	今	尤	苟	朝	道	聞	馬	主	臣	募	尺	衰	不	奪	以	為	見	後	兄	道	尚	解	警
朝	桓	臣	甚	以	順	州	辭	猥	辭	達	臣	侍	祚	童	母	險	太	皆	征	密	義	多	帶	辦
不	有	亡	且	孝	私	司	不	以	不	察	侍	童	薄	行	志	子	不	西	曰	謂	少	郎	膳	捷
慮	所	國	治	情	臨	就	微	赴	命	湯	藥	晚	零	祖	母	風	往	將	為	寧	對	大	飲	事
夕	希	賤	天	則	門	職	賤	命	詔	孝	未	有	丁	母	劉	閔	馬	以	軍	兄	為	日	將	祖
臣	冀	侍	下	告	急	詔	當	侍	書	廉	會	兒	孤	苦	愍	閔	祖	鄧	艾	養	弟	官	軍	母
無	但	至	凡	訴	於	書	侍	東	特	後	廢	立	息	外	至	生	累	年	聞	之	密	有	主	必
祖	以	微	在	不	星	切	東	宮	下	刺	離	形	無	於	孤	孩	下	老	其	日	願	餘	太	以
母	劉	至	故	許	火	峻	非	拜	臣	史	逮	相	期	成	弱	六	郡	心	長	願	人	子	嘗	其
無	日	陋	老	臣	臣	責	臣	臣	臣	臣	榮	弔	功	立	躬	月	縣	在	吳	為	間	洗	本	疾
以	薄	猥	猶	之	臣	欲	臣	隕	郎	臣	舉	聖	而	既	見	慈	偪	色	為	主	及	足	奉	則
至	西	蒙	蒙	進	臣	奉	逋	首	中	臣	朝	劉	之	無	撫	父	遣	養	主	兄	矣	吳	聘	禮
今	山	拔	矜	退	臣	詔	慢	所	尋	臣	沐	早	親	伯	養	於	是	晉	武	臣	吳	主	與	命
日	氣	擢	愍	實	臣	奔	郡	能	蒙	秀	浴	嬰	疾	叔	臣	見	密	帝	書	皆	吳	與	吳	泣
祖	息	寵	况	為	臣	馳	縣	上	國	才	清	疾	內	終	少	背	行	立	招	稱	主	與	吳	涕
母	奄	奄	臣	孤	劉	則	偏	報	恩	臣	化	病	無	鮮	多	行	年	上	立	稱	主	與	吳	側
無	奄	奄	優	孤	劉	則	偏	報	恩	臣	化	病	無	鮮	多	行	年	上	立	稱	主	與	吳	息

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
 敢廢遠臣今年四月有長報養劉之日短也鳥私情
 願乞終養臣陛下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
 見明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當隕首死當結草臣
 微言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當隕首死當結草臣
 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郡縣養其祖母奉膳及祖
 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養其祖母奉膳及祖
 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
 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
 山王過縣欲求芻薪伏惟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
 幼桑梓之供一芻薪伏惟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
 戒本國望風式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
 王過不敢有煩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
 之家憚其公直密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
 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為
 寃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論之戲以延熙四
 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
 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
 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
 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
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
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
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
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
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
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
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
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雋乂扶携
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
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
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

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
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
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
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
恨於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儁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
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
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
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筭
觀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
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疆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

先主入蜀蜀既定爲犍爲蜀國都尉因易郡名爲朱提太守選爲安遠將軍庾降都督住南昌

縣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揚威才幹欵獻文武當官理任衍衍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敘

贊費賓伯賓伯名觀江夏颯人也劉璋母觀之

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縣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爲

裨將軍後爲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

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入善於交接都護李
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
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
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
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勅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
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麋子仲

少府修慎王元泰名謀漢嘉入也有容止操行劉璋

時爲巴郡太守還爲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
以爲別駕先主爲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爲
太常南陽黃柱爲光祿勳謀爲少府建興初賜爵關
內侯後代賴恭爲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爲
傳恭子玄爲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
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
賴玄掾屬喪楊顥爲朝中損益多矣顥亦荆州人也
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
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乎其見重
如此襄陽記曰楊顥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爲巴
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顥直入諫
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
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與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

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
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
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
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
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
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言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
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
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爲東曹屬典選舉
顛死亮垂泣三日 **鴻臚明真**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
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
之劉璋時爲犍爲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爲從事
祭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卽尊號踐阼之後遷爲大
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子雙字漢偶滑

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爲雙柏長早卒諫議

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

璋時爲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詣降先主定

益州以壹爲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爲夫人章

武元年爲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

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

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

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

事故不爲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

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

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

縣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

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

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襍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

永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祇職于內外念公志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

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

永安都督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強

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

既定爲巴都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爲右將軍封中鄉

侯監軍尚篤

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

州既定爲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

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

至尚書

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任業以喪
大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
志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
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文經士元

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荆
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維以爲廣漢太守存素
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

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孔休文祥或才或臧孔休名觀爲荊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維郫令南廣漢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爲步兵校尉掌校祕書播播述

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

國山名甫廣漢鄭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

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爲縣竹令還爲荊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

至尚書右選郎**永南耽思**永南名邵廣漢鄆人也先
主定蜀後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
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爲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
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
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
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
鄆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
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
免久之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
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
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
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
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傷

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材強兵狠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盛衡承伯言藏言時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勳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辟爲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爲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爲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爲飛參軍亮卒爲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佑佑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爲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爲參軍亮卒稍遷爲尚書**

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

孫德果銳 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為

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

州督揚威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

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部

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

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

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

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

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

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

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

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為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驥

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偉南篤常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爲別駕從事隨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志曰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爲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此數**德緒義彊志壯氣剛**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爲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爲越雋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爲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爲領軍義彊名士廣漢郫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爲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爲宕渠太守徙在犍爲會丞相亮南征轉爲益州太守將南行爲蠻夷所害**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

南龔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

先主東征吳習爲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猓亭文進奮

身同此顛沛文進名南亦自荊州隨先主入蜀領兵

從先主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

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

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僉爲左中郎後爲關中

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

義蜀誌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

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

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吳官免爲庶

人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
隕命於軍

贊程季然

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

漢昌長縣有賈人種類剛猛昔從高祖以定關

中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備頗

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

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

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爲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

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敕郁曰我

受州恩當爲州牧盡節汝爲郡吏當爲太守效

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使人告畿曰爾子

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爲將斂

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己子吾必飲之義知畿必不爲己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爲敵走况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

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徇怨興同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
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麋芳士仁郝普潘濬
麋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爲

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爲將軍住公
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大
義陽人先主自荊州入蜀以普爲零陵太守爲
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
也先主入蜀以爲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
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
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
時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爲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
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
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
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

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
領郡後從維北征爲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
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爲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
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
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
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
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
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
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
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郟長年五十
餘卒書於舊德傳後縣令潁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

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卽許之遂養爲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己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尙書忠篤信厚爲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蜀志卷十五

黃帝既沒，蜀世撰云

所集經書之類，雖有可觀，然總而觀之，亦不羣於皆

稽曰：澄定聖賢，爾亮朝宮，志宋燕翼，文楚繼之。餘宗

稽

清遠大尚書，忠誠計軍，無眾後，海並會之，屬國害效

益也，親志禁以異，後後翁姑財，為體其，事要務奉章

第四人各無，據當世書父計，言行及，深其，書也，保深

婚費，及效，學體，後，書變，甘，其，深，繼，輝，青，臨，而，其，鏡，泉

言，與，文，司，請，如，書，俗，心，繼，如，書，準，備，之，後，養，為，子，繼

落，我，民，陳，子，繼，命，如，書，中，其，子，皆，表，甚，翻，變，之，類，因

書，繼，繼，兒，如，與，天，與，讀，父，故，恩，與，去，中，繼，其，國，時，效

蜀志卷十五考證

鄧芝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宋瑋先主傳作宗瑋

張翼高祖父司空浩○浩後漢書作皓

宗預權大笑喜其抗直○抗直太平御覽作蓋直通鑑作盡直

遺預大珠一斛注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保元本作寶

楊戲楊戲字文然○戲華陽國志作羲

祁汰各早死注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文選李密一名虔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輔國毛本作國輔

贊程季然注吾在軍未曾爲敵走○曾華陽國志作習

衛繼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大字疑衍

蜀志卷十五考證

晉

晉

晉王不棄所參英甘蘇謝歐僧

上卷

晉太宗早既德恩顯發與

晉魏時應字交殊心德學

晉書

晉書太宗一德書太宗王

晉書

晉書太宗一德書太宗王

晉書太宗一德書太宗王

晉書太宗一德書太宗王

晉書太宗一德書太宗王

晉書太宗一德書太宗王